

走入佛門，緣結東山

天乙出家前後

釋見暉 編著

釋自鑰 校訂

優渥的家庭環境及喜歡讀書的個人特質，使天乙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，幼年於菜堂的熏習及家人對她未婚心態的認同，使她選擇走入佛門，而於東山寺的修學，造就了她經營寺院、領眾弘化的能力……

成長背景與出家因緣

釋天乙，俗名洪金珠，生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（農曆十月五日）⁽¹⁾。天乙出家後參與傳戒會的角色及經驗，奠定了她在台灣佛教界的地位。為何在眾多尼眾中，她會有如此的機緣呢？這可能是因為她有令人注目的高學歷（日本東京昭和大學文科畢業）以及獨特氣質的緣故，使



得她在求受戒時，便立刻受到白聖的重視。白聖於〈回憶天乙尼師一生的事蹟〉一文中提到：

我在大仙寺擔任開堂之職，見她氣質與常人不同，遂安排她為沙彌尼首。(2)

天乙能擁有高學歷與她的家世背景及個人特質有關。她的父親是洪其清，母親是洪朱會，洪其清在鳳山經營糕餅店，早期台灣並沒有麵包店，一般在年節、喜慶或祭祀時，都會需要用到糕餅，所以開糕餅店的收入比一般務農的人更加豐厚，據釋心通（朱紅娘，即天乙的表姊，幼年時曾住天乙家幫忙）描述：

餅店是水泥蓋的，在媽祖宮對過來的那條街上，店面開得很大。

富裕的家庭環境，提供了天乙及其兩個兄長、兩個妹妹比一般人還多的教育機會，她和兩個哥哥皆曾赴日本求學——天乙就讀東京昭和大學文科；大哥洪有達在日本攻讀醫學，是台灣南部著名的外科醫生；二哥學政治、法律，但回台不久就過世了。以當時台灣一般家庭的經濟條件來說，能讓子女有機會受教育就已經很難得了，更何況是送他們飄揚過海地去留學！所以，家庭環境的優渥，是使天乙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之一。

〔喜歡讀書、手不釋卷〕

此外，天乙的個人特質——喜歡讀書，也是她能繼續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之一。天乙的學歷比她的兩個妹妹還高，其大妹洪瓊珠描述：

天乙法師很會念書，小時候的她身體比較弱，不能做、也不會做粗重的工作，她就是勤讀書。

悟因也有類似的描述：

朱紅娘常說師父小時候「閒閒的」，常常手不釋卷，閒閒（台語）在那裡看書，從來不做家事。

由以上的描述，可知天乙從小身體較差，無法做粗重的工作，但很喜歡念書，而她的家庭環境正可以提供她念書及求學的機會。此外，天乙小時候曾住過菜堂，在廟裡讀書的機會可能比一般人多，洪瓊珠說：

她小時候如果身體不舒服就會發燒，我媽媽常常帶她去（鳳山）三民路一間大廟（媽祖廟），廟裡的人會教她念經，教她讀四書什麼的，她就在廟裡一直住到考上屏女。

悟因也同樣提到：



◎天乙（前排右一）就讀於屏東高級女子中學時，與同學合影。
（照片提供：釋乙純）



師父小時候曾住過菜堂，早期在菜堂要念佛經、四書五經時，都要用漢文音讀誦，所以她比一般的家庭更有受教育的機會，像新竹靈隱寺還要教人讀《幼學瓊林》、四書、五經等漢文。但是我不清楚，她的漢文是不是在菜堂裡學的，只知道有個信徒叫張彩霞，她說她父親的漢文很好，以前曾經教過師父讀漢文。

長大後的天乙考上屏東高級女子中學，當時屏東高女是一所以招收日籍學生為主的學校，只有特別優秀的台籍學生才能就讀，所以天乙能考上屏東高女，實是家中的喜事。心通描述當年天乙考上屏女的情況：

她十六歲考上屏東高女，那時非常轟動，因為屏東高女只錄取三、四位台灣人，其餘都是日本人，所以她一考上，大家都來祝賀。

天乙喜歡讀書，常常手不釋卷，這種好學的特質，在她於屏女求學的階段顯露無遺。由於家中經營糕餅店，天乙的父母親通常於晚上十一點關了店門之後，才回家休息。心通回憶天乙求學時代的生活：

平常我們都十一點關店，天乙法師大概吃完晚飯，整理好就去睡了，……我們睡同一間，她叫我要睡覺時一定要叫她起床，她就起來念書念到天亮，所以她大概十二點過就起來念書了。如果碰到考試，我要睡覺時她都還在念書。

由於富裕的家庭環境及個人好學的特質，天乙於屏女畢業之後，再繼續赴日深造，成為當

時少數擁有高學歷的台灣女子之一。

在日本，天乙就讀於東京昭和大學文科，於台灣光復後回國。回國之後，糕餅店的生意就交由天乙經營。天乙負責糕餅店管帳、記帳及人事管理的工作。她出家之後，糕餅店便結束營業，舖面就登記在她名下，出租的房租是她的零用金，使她出家後的財務一直不虞匱乏。

簡單地說，天乙的知識、家庭背景及財務狀況比當時一般人都豐厚，或許這是她出家後表現比較有信心的重要後盾吧！

〔幼年的熏習，促使她走入佛門〕

至於擁有比一般人更好條件的天乙為何會選擇出家呢？這可能與她的個性及幼年熏習有關。



◎天乙自屏東高級女子中學畢業後，赴日本東京昭和大學文科就讀。圖為天乙（最後排左一）與大學同學合影。（照片提供：釋乙純）



就其個性方面而言，天乙並不像一般少女對婚姻懷著憧憬，天乙的表姊心通曾於天乙考上屏女時，跟她提起未來結婚的事，其對話如下：

她考上時，我跟她說：「你讀一讀以後可以嫁給一個富有的人家。」她說：「我不嫁！」

洪瓊珠描述其家人對天乙「不想結婚」的處理態度：

我姊姊要出家，我媽媽並沒有阻擋她，因為曾經有乩童告訴過我媽：「她是『善骨』、『佛骨』的。」所以我媽媽就沒有勉強我姊姊了，一切都順其自然。

我姊姊從日本回來後，就有很多人來作媒，我媽媽都跟人家說：「她不要！」我媽說如果自己戀愛，她可以請對方來說，但是我姊姊也都沒有這樣做。有一次一個台北某某院長的兒子向我媽媽提親，我媽也是回答說：「她不要！她是天上的『好星』來出世的。」

可見天乙自小即無婚嫁之意，而家人也認為不婚嫁是她的宿命，所以讓一切順其自然，並未加以勉強。此外，前面提到天乙幼年曾住過菜堂一段時間，對一個正值天真爛漫年齡的孩子而言，能習慣齋姑們單調靜態的生活與作息，而不會感到不適應，天乙的個性及對未來生活的傾向可見一斑。

天乙出家的另一個原因可能與其幼年的熏習有關。悟因也有同樣的看法：

師父會出家可能跟幼年的熏習有關，她母親每天一大早就念經，念《大救苦經》、《太陽經》、《太陰經》。

天乙的母親洪朱會長年

吃素、學佛，心通描述其信

仰如下：

我姑姑每天早上三點一定起來，去廟裡拜，她是信先天的，拜媽祖，她會去龍山寺，也常走竹仔腳那間明善堂，媽祖宮那邊如果在熱鬧，她就放下生意去幫忙。

我姑姑雖然常走善堂，但還是會帶她（指天乙法師）到屏東東山寺去，因為我姑姑拜佛，什麼都拜，而且那時候東山寺非常有名，是最大間的寺，所以她們也會去東山寺。那時我姑丈已經往生了，我姑姑很喜歡出家，就跟東山寺的住持說：「我這女兒大學畢業了要出家。」

上文中，心通表示洪朱會長常走善堂，此處所說的善堂，可能就是悟因所指的先天堂。除了



◎東山寺創建於民國十三年，因其地之東，有山如屏；並取六祖大開東山法門之義而得名。

（圖為東山寺山門。攝影：林介嶽，攝於民國八十六年。）



先天堂之外，心通還提到洪朱會常到媽祖宮幫忙，可知洪朱會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仰者：念經、拜佛、常走善堂及媽祖宮。

洪朱會除了個人信仰之外，也會讓子女加入她的信仰圈，例如她常帶天乙親近菜堂及東山寺，可能因為這樣的耳濡目染，而種下了天乙後來的出家因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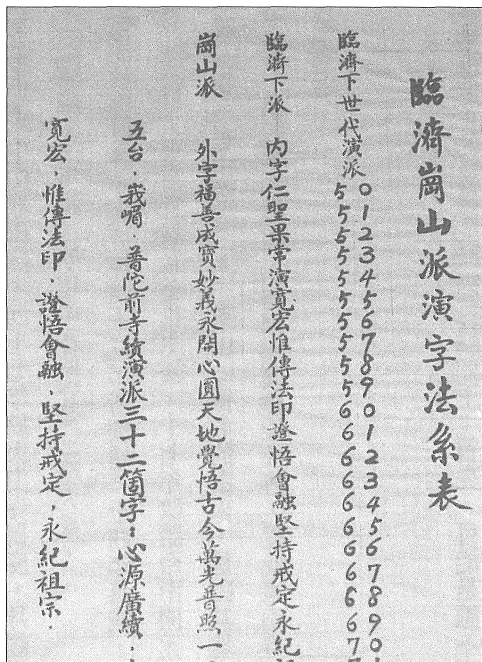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心通也提到，洪朱會很喜歡出家，所以天乙會出家，與其母親的信仰，及幼年的環境熏習不無關係。

總之，天乙出家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其個性使然，一方面則與其幼年的環境熏習有關。

於東山寺的修學

〔依止東山寺剃度〕

光復後三年（民國三十六



◎天乙二十五歲於屏東東山寺出家，拜圓融為師，是臨濟崗山派第六十代弟子。

（圖為「臨濟崗山派演字法系表」。攝影：釋見享）

年)，天乙自日本回國，回國後負責管理家中的糕餅店。三十七年於東山寺剃度，拜圓融為師，法名印儀，字號天乙。四十二年（農曆四十一年底）於台南大仙寺受三壇大戒。

東山寺是由屏東佛教臨濟宗信徒林慶雲等十人於民國十三年所創建，十四年落成，名為「屏東臨濟宗布教所」，林慶雲等人請同宗日人東海宜誠為首代主任，十七年改請台南開元寺監院釋詮淨為第二代主任。十八年經眾議改稱「東山禪寺」，「東山」得名的由來，是因其地之東，有山如屏；並取六祖大開東山法門之義。(3)台灣光復後，圓融尼師繼任住持，從此東山寺出家尼眾逐漸增加，於是轉變成一個純女眾道場。

〔對圓融及東山寺印象良好〕

為何天乙會選擇東山寺為她剃度依止的道場？原因可能如下：首先，可能是她不喜歡所接觸菜堂的修行或生活方式。悟因說道：

師父說她以前原本要去先天齋堂出家，因為那邊的人非常招呼她，可是她發現那些菜姑很喜歡看歌仔戲，對這樣的修行她頗不以為然，於是就不選擇那裡。

此外，釋一心（天乙弟子）也說過：

有一次不知道她是去東港菜堂還是里港菜堂住了幾天，看到那邊的師父打徒弟，還用手拉她徒弟的頭髮，她看了很害怕：「怎麼師父這樣打徒弟！」以後就不敢再去了。



其次，天乙隨母親洪朱會到東山寺的經驗，或許是她決定在東山寺出家的因素之一。一心說道：

師父的媽媽常去菜堂、寺院，也就到這邊（指東山寺）來了，她老人家都「閒閒的」到處去拜。以前鳳山有十幾位老菩薩常來東山寺，她就是其中一位。我們老住持圓融法師很會招呼信徒，也常招呼那些老菩薩，她對師父的媽媽說：「讓你女兒來出家，住在這裡！」那時候這邊（指東山寺）比較沒有人才，能念完小學六年級就不錯了，何況師父是念大學的。

此外，依釋明一（天乙之妹洪碧珠）所述：

有一天家母帶我們去東山寺拜佛，一進入寺內，有一位身子高大、清爽明朗的大師父，笑哈哈地在殿前接我們：「呵！洪太夫人帶著兒女們光駕，歡迎歡迎！」那位身子高大如女傑一般的師父，就是圓融大師，家姐前生跟她有緣，一見師父即很高興，圓師很喜愛大姐，……時常跑去東山寺玩，跟師父師兄們談話聊天，不久即皈依三寶，……落髮為尼了。(4)

由上可知，圓融很熱情地招待她們母女，這



◎圓融對天乙母女的招呼，使天乙對東山寺留下良好的印象。

(圖為圓融畫像。攝影：釋自津)

樣見面、參訪的經驗可能讓天乙對圓融及東山寺留下良好印象。此外，也可能是東山寺的道場風格吸引了天乙，讓她決定在此出家吧！

〔東山寺的兩大特色——實施請執，積極從事佛教事業〕

光復後的東山寺在當時南台灣佛教界中，主要有兩大特色，悟因說：

東山寺在早期南台灣的佛教界中有兩個特色：一個是她們年年有請執；一個是圓融尼師勤於做佛教事業，例如請大陸來台的法師、居士來東山寺弘法，據說她對講經說法的人都相當禮遇。

由此可知，東山寺有兩大優良傳統，第一是實施請執制度；第二是積極從事佛教事業，常舉辦講經說法等活動。

請執又稱「請職」，是叢林禪院人事安排和職務分配的行事⁽⁵⁾，有了請執，寺眾各司其職，寺院的功能才可運作。東山寺屬大崗山法脈，於大崗山法脈下的寺院如大仙寺、龍湖庵等，很早就有叢林請執制度，東山寺也承襲了這個傳統。然而這為何是東山寺的一大特色呢？悟因提到：

以目前來說，現在佛教界仍然有很多道場沒有請執，一個人既當住持又兼監院、知客，所以那時候東山寺請執算是蠻特殊的例子。民國五十六年佛光山還沒開山以前，南台灣的大



道場——住有一、二百人的如大仙寺、東山寺、龍湖庵等，都有叢林請執的制度，讓人很嚮往。

佛教事業方面，圓融身為屏東縣佛教會理事長，十分護持佛教會的活動。悟因回憶民國五十幾年，她初次到南部時，便發現圓融參與佛教會活動後的影響。她說：

圓融尼師相當支持佛教會，凡是佛教會有活動，她都去參加。民國五十幾年我剛到南部寺院掛單，發現屏東縣市每年浴佛節的街頭遊行，其聲勢之浩大，並不亞於台北，佛教居士都熱烈參與，據說到現在還是一樣，這些都是圓融尼師帶動的。

此外，東山寺常請大陸來台的法師到寺裡弘法，如天乙未出家時，即曾到東山寺聽慈航講經說法。釋心達（天乙弟子）說：

師公圓融法師以前也很喜歡請法師到東山寺講經，所以也曾邀請慈航法師到東山寺講經說法。那時師父還沒有出家，帶髮、綁二根辮子，她都坐最後面聽經。

而圓融對這些弘法的法師十分禮敬，圓融對弘法法師的尊敬態度，也影響到天乙，悟因說：

圓融尼師對弘法的人都很敬重，師父也接受這樣的傳統。早期道源長老、章嘉大師他們都是坐火車從基隆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到屏東，這樣由北到南地環島佈教弘法，火車的最後一站是屏東，而高雄以南最大的寺院就是東山寺，所以大家都會到東山寺去弘法，這跟交通大有關係。

釋乙德（天乙弟子）也說：

師父對來寺裡講經的法師都很尊敬，像戒德、默如老法師，對教界的老法師也都很擁護。

而當時與外來法師的接觸，也是天乙建立其佛教界人脈的開始。像釋默如之受邀講學：

二十多年前，要我到東山寺講學，變成不能兌現的空話了。這

一次（民國六十多年）在龍湖庵做水陸，她晚上到我們法師室來

閒聊，……她說：「……我很懇切的邀請老人到興隆寺去講唯識學。」(6)

在東山寺領執時認識的人脈，成為天乙住持一方時的人力資源。



◎圖融（前排坐者左七）勤於做佛教事業，常邀請法師至東山寺講經。

（圖為斌宗法師（前排坐者左八）至東山寺講經圓滿後，與聽眾全體合影。照片提供：釋乙純）



天乙後來雖離開東山寺，但她仍將這兩大特色落實在自己的道場中。如以請執為例，悟因說道：

後來師父離開東山寺，住持半天岩、興隆寺，雖然這些寺院的住眾不比東山寺多，但是她仍然年年請執，因為請執才好運作。

請執制度能施行，對道場及道場的住持而言，是人眾能各司其職，易於運作；對人眾個人而言，則易明白如何與他人分工合作，且能在承擔的領域內專司其責，發揮所長。

〔受具足戒前，即已領眾、授徒〕

此外，天乙在東山寺時即已經收徒，其首位弟子乙純回憶道：

民國四十年，我二十五歲時在東山寺出家，是師父第一位剃度的弟子。民國四十一年，師公圓融法師、師父和我三人一起在大仙寺受三壇大戒。

由乙純的敘述，得知圓融、天乙收徒的當時，台灣的佛教界都還未傳授三壇大戒。除授徒外，一心也提及天乙一圓頂出家就擔任東山寺的當家。由此可知，當時台灣佛教僧侶要授徒、領眾，與是否已受具足戒沒有絕對的關係，悟因說：

台灣佛教幾個較活躍的女眾寺院，如龍湖庵、東山寺，這些道場的女眾，有的在受具足戒前就當了住持，圓融尼師就是一個例子，民國四十一年底（農曆）她才受具足戒，在這之前

就當住持、領眾，所以領眾與受戒沒有絕對的關連。

總之，天乙在受具足戒之前，就已經在東山寺領眾、授徒了。天乙為什麼能在剛出家時就度弟子，這可能與她的學識及東山寺的作法有關。一心說自己的經驗是：

我沒有拜圓融法師，卻拜天乙法師為師，這是因為我啊

姑常走寺院，她告訴我要拜師就要拜比較有學問的、比較明理的。她跟圓融法師說：「這小女孩子要出家，要拜你徒弟，鳳山那位。」不然，照理說她（指圓融法師）是我們親戚，應該拜她為師才對。當時東山寺在我之前拜師父的有乙純師、乙悟師、地貞師、一修師等，第五位才是我。

那時我們在東山寺，老住持會收徒弟，師父也有收徒弟，收徒弟是開放的，不必公開徵求大家的意見。收徒弟時不必對大家說，如果要住下來就要向大眾稟白：「某某說要來修行、



◎圓融雖現女相，但具大丈夫的魄力與精神，深深地影響著天乙。（圖為置於東山寺內的圓融塑像，下有其弟子們為其所立的銘文（見左頁圖）攝影：林介嶽）



共住。」這樣大家才知道有一個人要住進來，不然臨時住了一個人進來，人家也不知道你要來做什麼。

〔教徒是用喝斥，而非體罰〕

此外，圓融教導人眾的方式也是天乙的

參考、借鏡，真華說：

天乙的出家道場是屏東東山寺，剃度師父是圓融和尚，……圓融原是女眾，為什麼稱她為「和尚」呢？因為她說話、做事頗有男眾氣概，所以佛教界大家都稱她為「圓融和尚」。……她對徒眾管教十分嚴厲，如果徒眾有一點不好，不是大聲喝斥、打耳光，就是罰跪香，東山寺當時一、二百位住眾（佛學院學生也包括在內），幾乎沒有一個不怕她的。

為法為人，以法為重。我法情空。
八風不動，興功造業，成三寶供。

先家恩師，上圓下融字法志，民初六年（歲次丙午）六月二十三日，生於屏東凌豐，俗姓李號五，年二十四得遇勝緣至大崩山，親湖庵，皈依心安上人出家。民國四十一年冬，本省大仙寺第一次傳三壇大戒，師時四十八歲一面促戒會，一面受昇戒，師以宿根深厚心地慈和言行謹慎雖現女相，但具大丈夫魄力與精神，地方人士深敬慕，師於龍湖庵與大仙寺為避戰爭曾住多屯之靈藏，盡力與大無畏精神乃敦請回屏東興建東山寺（原屏東佛教所）時師年四十（至六十四）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廿二日受戒報終。廿四年間一心一意的為東山道場而奉獻身心。先後重建兩邊寮房重建大殿完成美觀的道場，並興建學舍，培植僧才。安僧百餘發建七層安樂塔，供奉佛舍利，恩師雖非最初發起人，但其辛勞與功德，請為開山，亦可當之無愧，恩師的軀殼肉體是去了，然，恩師的精神永遠長存在眾弟子的內心深處，並不斷地，光大發揚也。

弟子天機率兩序大眾 上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（歲次癸亥）九月九日 吉

圓融的言談及做事方法頗具男眾氣概，她教導徒眾時更是嚴厲，對天乙來說，這不啻是一種示範。天乙在這樣的環境中出家、接受教導，她對弟子的教導方式，有承襲也有變更。悟因回憶說：

我知道師父會用喝斥，但從來不用體罰或鞭打等方式，她說她在東山寺受過了，她不認為那樣對修道有幫助。她喝斥人很大聲，不用麥克風，大家從大老遠就知道是師父在罵人。

師父在東山寺出家後曾任當家，當時東山寺的住持是圓融法師，她管教人眾很嚴格，人眾做錯事情，住持就先責備當家。師父從那裡被訓練出來，所以對佛教生活的細節比較重視，而且過去她是富裕人家的小姐，比較常跟人接觸、有經驗，所以她很重視一些規矩。

〔過吃苦耐勞的修行生活〕

台灣早期的出家人非常吃苦耐勞，生活中除了茹素、早晚課誦外，還要為信眾誦經，更得下田、上山農耕……，而修行的生活內容就是這些，東山寺的女眾出家人也不例外。悟因說：

東山寺的女眾出家人非常吃苦耐勞，什麼事情都自己做，生活就是吃素、工作、早晚課誦、聽經。她們整天都有工作，如種菜，她們的菜園很大，在工程中自己當小工，建築並不宏偉，但到處都刷洗得很乾淨。

一心也說：



以前在東山寺，日用品如牙膏、牙刷都要自己買，只有七月半供僧，常住才會把別人拿來供僧的東西分給大家。冬天吃「鵝菜」，夏天吃空心菜，很少有其他的菜，都是自己種，採收時是用割的，不是整棵拔起來吃，而是割完再施肥，長出來再割來吃。那時候生活很清苦，現在的出家人好多了，那時一天兩餐粥、一餐飯，中午吃飯，早晚吃粥，晚上的粥舀起來像「碗粿」。早期信徒的生活也沒有很好，那有可能供養！現在大家生活比較好了，才有辦法供養我們。

天乙受戒前在東山寺的生活就是如此，可能是這樣的生活方式建構出她對「修行」的看法。因為後來她對弟子的要求及期許，也不離這樣的修行內容，同時她所住持的道場，也與東山寺一樣沒有什麼福利可言。

〔管理與弘化方面的執事訓練〕

天乙受戒前都在東山寺，主要的磨鍊來自執事及因其資質而有的工作，這包括擔任當家、協助圓融處理佛教會事務、代理佛教會理事長、主持法事、演講、組念佛會並開示，以及帶領剃度弟子等。

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，釋道安的日記記載天乙代理圓融為佛教會理事長時，與佛教會青年居士溝通意見時的情況：

佛教會一般青年居士……根本不徵求佛教支會理事長（天乙代）及東山寺住持同意，……當家天乙與高登海的意見，根本不受尊重與接受。（7）

而據悟因描述：

她二十五歲在東山寺剃度，二十九歲受戒，在東山寺至少四年，曾領過重要執事。圓融尼師很早就當了屏東縣佛教會理事長，理事長常要開會、處理教會的事情，聽師父說這四年內她常要幫她師父擬演講稿。這時她在東山寺已開始剃度徒眾，換句話說，她已和圓融尼師同時剃度弟子了。

此外，一心的回憶中，天乙有組念佛會的創舉：

東山寺的念佛會是我師父「起」的、組織的。那時圓融法師去斌宗法師那邊養病幾個月，我師父每個星期六都組織「社會人」（指信眾）來念佛、聽經。

天乙也承擔有別於一般人眾的責任，一心說：

在東山寺時，我師父很少出來參加大眾早晚課，圓融法師也不會罵她，但每星期六她會出來講經，法會時她也會方便開示。此外，「佛祖生」、年節佛事、「坐蒙山」的蒙山主都由她當，其他時間就由她自由安排，如果圓融法師要寫信也會找她商量。

悟因也記得：

聽東山寺的老眾說，她以前在東山寺時都親自作法事。



所以，天乙在東山寺的執事訓練大抵屬於「管理」及「弘化」兩方面。這樣的經驗在她管理半天岩、興隆寺道場之後，也提供了她改善的根據，在一心關於領執期限的敘述中，可以見到這樣的蛛絲馬跡：

現在的興隆寺是南部最好的，因為興隆寺苦工(8)滿時還有養老金，以前我師父規定要十二年苦工才算滿；而我們這邊（指東山寺）是沒有期限的，像我們做了三、四十年還是在做。但是如果身體狀況不可以、無法做，提出申請，住持是會允許的。

此外，由於天乙受具足戒前就已開始收徒，所以她也負有「教導」出家眾的責任與經驗，這些都令天乙在東山寺時期就培養了管理寺院、領眾修學的能力。

〔聽講、自修以了解佛法〕

至於她對佛法的了解是從何而來呢？可能除了聽聞受邀到東山寺的外來法師演講外，就是自修了。但據道安的日記，由於屏東當地聞法者對佛法了解的程度，普遍還停留在基礎常識的認知，所以到屏東或東山寺弘法的法師，開示的內容皆頗為粗淺。

如道安於四十二年七月中旬後到東山寺講早晚功課綱要，「可能懂者不多」（《道安法師遺集七·日記》，頁117），「演講題為學佛程序，由三皈五戒，懺悔與四弘誓願，講學佛初步。但聽者多不懂。」（同上，頁1175）而七月二十三日依進度應講十善、止觀法門，以及禪、淨兩宗等修

持方面的內容，但因為「聽者程度太低」而作調整，臨時改為淨土法門（同上，頁1176）。

因此，天乙若要從到屏東弘法的法師處得到佛法常識，想必是很有限的，那麼應該只有自修才能滿足較大的需求了，而要自修則必須具有自行閱讀的能力，對天乙而言，這並不算是什麼問題。悟因說：

師父在東山寺時，東山寺還沒有開辦佛學院。不過民國五十二年我親近她後（那時她早已離開東山寺多年了），經常看到她在看書，看的都是日文書，有關日本佛教、佛學講座的書。

釋悟成（天乙弟子）也「記得她都看一些

日文的佛書」，可見天乙一直都有讀書自修的習慣。天乙在東山寺的生活及在請執、領執方面的學習，奠定了天乙日後教導弟子與經營寺院的基礎。



◎天乙於東山寺修學的短短數年間，便已造就經營寺院、教導徒眾、對外弘法有能力。（圖為天乙於東山寺之剪影。照片提供：釋乙純）



總之，天乙在東山寺修學的短短數年間，便已造就她經營寺院、教導徒眾、對外弘法、應對進退的能力，這也是她後來能主持四個道場的主要根柢。

【註釋】

- (1) 《香光莊嚴·天乙法師圓寂十一週年紀念專刊（一）》，第二十五期，頁2，但查《中國萬年曆》，國曆十一月十六日是農曆十月二十日。若確為農曆十月五日所生則國曆應為十一月一日。
- (2) 釋白聖：〈回憶天乙尼師一生的事蹟〉《中國佛教》，第二十五卷第四期，一九八一年一月，頁7。
- (3) 東山寺傳戒會編：〈屏東東山寺沿革〉《護國千佛大戒同戒錄》（屏東，東山寺出版，一九五七），首頁。
- (4) 釋明一：〈悼亡姐——天一法師〉《中國佛教》，第二十五卷第二期，一九八〇年十一月，頁38。
- (5) 慈怡編：《佛光大辭典》（高雄，佛光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四版），頁6162。
- (6) 默如，〈悼天乙法師〉，《海潮音》六十一卷，一九八〇年四月三十日出版，頁22。
- (7)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：《道安法師遺集·七日記》，（台北，道安法師紀念會，一九八〇），頁1173。
- (8) 一心說：「苦工就是執事之意，過去都說領『苦工』，現在沒有這樣說了，因為現在生活水準與過去不同。」